

国营二机厂史

初 稿

第一章 内外棉纱厂——东亚铁工厂时期

(1923.10—1945.8)

第一节 内外棉十五纱厂的建立

上海西区小沙渡一带，工厂密比，烟囱林立。那儿，集中着数以万计的工人兄弟，是上海工人斗争的搖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重心之一。内外棉十五厂——由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以下简称二机）的前身——就于一九二三年十月诞生在这里。

提起“内外棉”，我们得简单地追溯一下它的渊源。

内外棉株式会社，由日商秋山新三郎筹于1887年创立于日本大阪府。起初，从事于原棉的埠际贩运，在贱买贵卖过程中，榨取大量的商业利润。随着日本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内外棉开始了它由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1905年，内外棉株式会社在大阪建立了第一纱厂，到1923年就扩展为十九个纱厂了。其中：日本本土三厂，中国上海十二（全部集中在沪西）、青岛三厂，金州二厂。它的资本金，在创办时仅250,000日元，而1937年剧增达33,000,000日元，也就是说，在五十年间增加了132倍。

为什么内外棉的纱厂绝大部分设在中国、为什么这个企业“发展”如此之快呢？一句话，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结果。内外棉株式会社以它从中国人民头上刮去的“利润”如资本，凭借其帝国主义的在政治特权，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地价，在中国大批设厂；又通过它的产品抛入市场，吮取高额利润，并排挤与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日本资本家的“利润”滚雪球般地愈来愈大了。内外棉株式会社就在工人的血汗中，在剥削中国人民和摧残民族资本的过程中养肥了自己，扩展了产业，增大了规格。

这就是内外棉株式会社罪恶的发展史。

那么，内外棉第十五纱厂是在什么情况下兴办的呢？1914年，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

第一章

国而以德国为魁首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彼此厮杀，无暇东顾；战后，又各忙于分赃及恢复自己的战争创伤，暂时缓和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就在这一段“夹缝”时期，中国民族工业获得了短暂的繁荣。即所谓“黄金时代”的发展，轻工业，尤其是棉纺、面粉、火柴工业有了较大的增长。也就在这一段“夹缝”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近水楼台，加紧了它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如与袁世凯签订·中国的21条）与经济侵略（猛烈扩大对华投资）。以棉纺业为例：1913年，日商在华纱锭数仅111,639枚，1925年却猛增为1,514,174枚，在十二年内增加了十三倍。内外棉第十五纱厂就是在1923年10月建成于戈登路（今江宁路）1286号，并开工生产的。当时有细纱机一百台，纱锭86,800枚，洋锭机20,000锭，男女工人约1500名，日产彩球牌、水月牌40支、60支、80支纱一百件，年产纱约36,000件。

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年代，内有反动军阀的一年混战，外有帝国主义的逞凶肆虐。在敌人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的血腥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难挨。尤其是被生活所迫而不得不在日本纱厂里作工的工人，每当回忆起这段噩梦般的岁月，便抑制不住自己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仇恨与愤慨。

那是怎样的日子呵……

清晨六时上工，傍晚六时下班，每天操劳十二小时，过着两头不见太阳的阴暗日子。星期天不但没有休息，反而要工作十四小时。“纱就是财宝、纱就是钞票。”日本鬼子别管我们工人死活，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用皮鞭、棍棒再加一些小恩小惠来迫使工人卖命。

大热天，正当那些脑满肠肥的日本资本家在绿树成荫的小洋房里享用着汽水，冰淇淋，朝着电风扇还不挂价叫热的时期，车间里却门窗紧闭，外加一层厚厚的黑帘，成了密不通风的大蒸笼。为了保持车间的湿度，又不继地放水进来，……高温、水蒸汽、混和着人体的汗臭、碳酸，一进车间就禁不住要呕吐恶心。在这

第一章

在一个蒸籠里，站几十分钟，全身上下就象从水里泡过一样。发痧、中暑、暈倒，……时有发生。病魔更是对工人的严重威脅，不仅无力就医；为了不致停生意，还得抱病上工，勉强掙扎。因为日本鬼子规定：凡老弱病殘环孕，一律开除。

日本大班、二班、三班、小东洋（相当于副領班）四五十人，再加上走狗、工头、流氓，象层层叠积的宝塔压在工人头上。他們动辄以拳打脚踢、罰工开除来摧殘和压迫工人。迟到五分钟算曠工一天；紗間里的梳子被抽掉，因疲乏不堪而稍一閉眼者即遭痛打；出去大小便要領牌子，而同时有几百工人生产的大車間却只有三块；“嗚嗚……”下班汽笛响了，大夥拥向厂門，但“迎接”工人的却是“抄子”（即抄身制），在寬度仅夠一个人行进的三曲木柱尽头，日本鬼子僱佣的忠实走狗对每个工人从头到脚乱搜，甚至連袴帶、鞋子都要介开。鬼子們是夠阴險毒辣的。他們知道，光来硬的不行，所以又巧立名目，以所謂賞錢、升工、紅薄子等小恩小惠来欺騙工人。其实，从活生生的教訓里，誰不知道鬼子这套假把戏呢？工人們一語点破說：“賞是假的，罰是真的。”

奴隶般的强度劳动，恶劣极点的劳动条件，象魔影般紧跟着的疾病，成了工人們的終身伴侶。此外，工人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的。

当时每天的工資一般只有三角左右，最少的仅二百元，一月所得，还不够买一担米。这种工資水平比日本同类工人还低四分之一，簡直連順一張嘴都續問題，而日本鬼子竟絕灭人性地說：“在中国用人工比用牲畜还便宜。”为了养家活口，工人只能吃些稀糠，豆餅，早晨餓肚子上班更是常見。有的工人在下班之后，还要拖着疲乏的身体拉“黃包車”，作小生意，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

更悲慘的莫过于养成工的遭遇。

軍閥混战，天災人禍，广大农村經濟破产，农民走投无路。日本資本家就利用这种机会假使他們的走狗，用包身契約形式，

第一章

四出农邨招收童工。象厂里的包工头马德惠就是这种人口贩子。他带上几个帮手，到江阴、苏北一带乡邨里，哄骗农民说日本纱厂如何如何好，每年可赚多少钱，只要谁家愿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厂里，就可拿到几十块大洋等等。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愿自己的子女一起死，明知是火坑，也只好让他带走。这些年仅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就此远离家乡，来到上海，命运完全被操在包工头的手里，成了“养成工”。养成工的待遇，简直跟奴隶没有差别。当时十五厂的养成工统统住在英华里。（又名养成里）周围是高大的围墙，门口有狗腿子看守，上工时由工头带到厂里，下工一起回来。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或者从晚上六点一直干到早上六点，小小的年纪，也和成年人一样，要做十二小时的重活。中间没有休息，根本没有礼拜天，有的礼拜天反而要做十八个钟点。

活干得不比成年工少，但工资只及男工的四分之一。即使这点很可怜的工钱，也统统落到包工头的腰包里。工头高兴时，给几文另用钱，不高兴时，一个也没有。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生病不给医，做不动就得拿命抵。资本家和包工头就这样霸在养成工的脖子上，吮吮着他们的血汗，不到几个月，他们的身价是可以收回了，而很多孩子却在残酷的压榨下默默死去。资本家用工人的骨骸换取到大量的金银财宝。

然而，再大的痛苦和磨难，也压不倒富于革命意志和反抗精神的中国工人阶级。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深重压迫，只能增添工人阶级的阶级仇恨，激起更加强烈的熊熊烈火。苦难的土壤更有利于反抗种子生长，而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培育这颗种子的园丁。反抗的种子一定要倔强地苗长，也一定会结出胜利的果实，任何人也阻挡不了！

第二节 工人领袖陶静轩

1923年底，一个雪后放晴的清晨，凛冽的北风吹得人们

格格发抖，而十五厂的門口却聚集着一批等候上班的工人，因为按照规定：不到钟点是不准进厂的。为了避免迟到挨罚，大夥只得冒着严寒，缩紧脖子等着。这时，走过来一位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人，从那浓眉大眼、体格魁伟的外相一看，就知道准是个北方大汉。他待人和藹爽朗，办事侠义干脆，又能解工人心里的疙瘩，所以大夥有难事总找他商量。他就是咱们全厂知名的陶大哥——亲爱的陶静軒同志。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失业、飢餓、死亡老是象游魂一样，追随着工人。一有三长两短，真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有些人就怨自己命不好，唉声叹气；可是共产主义战士陶静軒却能說出工人受苦的道理。他常说：“咱们穷，并非自己的命不好，更不是自己好吃懒做。可咱们挣的錢那兒去了呢？全都进了日本资本家的腰包了。”“人家俄国的工人就和咱们不同，他们打倒了资本家，工人自己管理工厂。在那里人人平等，大家有工做，有饭吃。可咱们还得天天餓肚子，为资本家做工卖命。咱们只有跟俄国工人学，才有出头日子。”日久天长，工人们听多了，心里也就明亮起来，个个恨透那吃工人肉，喝工人血的日本老板和他们的走狗。同时，又日夜向往着俄国兄弟的幸福生活。

工友们的心里开始燃燃着阶级斗争的火焰。但是，陶静軒同志很清楚，对敌人光有仇恨是不够的，还必须組織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并在斗争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培养积极分子。因此他不断教导大夥要“抱义气”，組織团体。

咱们十五厂是个新厂，大部分工人是城乡破了产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被压迫被剥削的共同命运才把大夥联结在一起。在举目无依，遍地豺狼的旧社会，“帮会”就成了彼此帮助，互相关照的团体，例如咱们厂就有所谓安徽帮、湖北帮、江北帮、山东帮……等。这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組織，在工人阶级政党尚未出现的时候，曾經部分地维护了劳动群众的利益，甚至领导过当时很不成熟的自发性斗争，象組織群众怠工，惩处日本狗腿子……等。但是封建色彩和地方观念，往往会模糊人们的阶级界限，

第一章

影响到对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对于斗争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陶静轩同志在结盟各帮首脑之后，就耐心地启发教育他们说：“万事就得靠大伙儿齐心一致，光靠几个地区性的小组织是不行的。咱们男哥要木棒在一起，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吐别人一口！”此外他又通过周围积极分子进行动员联络，筹划建立统一的组织，不多久，条件逐渐成熟了。于是在陶大哥主持下，各帮首脑在厂后廠家哪小庙喝鸡血酒，换帖结拜兄弟，统一积极就建立了起来。这种做法看起来落后，甚至是封建迷信的，但是，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利用帮会的形式，借助它来团结和组织工人，就能使帮会成为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群众组织。把群众逐渐团结在党的周围。

1924年夏，党在沪西成立了工友俱乐部，它的全部设备只是两间破平房，几张桌子，几把胡琴，几份报纸……；但却有着极大的魅力，在陶大哥周围的一批积极分子，差不多每天都要去“逛逛”。晚上，俱乐部里工人愈聚愈多，罗亦农、项英、李立三等同志时常来和咱们讲革命的道理。他们说：“资本家压迫咱们，剥削咱们，动不动扣工钱，停生意。可大伙别怕，只要咱们讲团结，抱义气，人多势大，啥也嚇死他们。”沪西工友俱乐部成了传播革命种子，教育和培养先进工人的学校，很快就在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到俱乐部去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在党的教导下，工人们渐渐提高了觉悟，渐渐懂得了革命，认识了共产党。在此基础上，陶大哥根据党的指示，在“五卅”前夕，先后介绍本厂工人孙元山、鮑孝良等五六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春，咱们内外棉十五厂，建立了党组织，组成了战斗指挥部。从此，咱们厂的工人斗争就由分散、自发的状态，发展为集中的、自觉的斗争。党组织建立后所掀起的第一场风暴，就是参加1925年全市四万日资纱厂工人的“二月罢工”——这是内外棉十五厂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罢工。

一九二五年一月，党为了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准备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宣言

第一

指出：“中国的解放运动现在已日见膨胀起来。……革命的力量在我们国家中日长一日，军阀和帝国主义者们的镇压，已经开始摇动。”号召全国工人组织与发展各种工会，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内的军阀！”党的号召来得正是时候，充满阶级仇恨，站在反帝斗争前哨的内外棉纱厂工人只等适当的时机发起冲锋。大会过后不满一月，内外棉纱厂在各企业延长工时，克扣工资，开除大批成年男工，企图用奴隶式的养成工——在他们眼里看来，既便宜又幼弱可欺——来接替。于是就在二月九日爆发了以内外棉为主的全市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的大罢工。这一天，十五厂的工人在关车之后，就提起车后的铁棍去打写字间。这一打，可吓坏了平时作威作福的日本鬼子，他们一个个偷偷从边门一走，工友们把写字间的玻璃全砸个粉碎还洩不了心头之恨，又把全厂的电灯泡统统敲光。罢工最后在三月一日得到相当的胜利而结束了。二月罢工，使全厂工友经受了第一次的战斗洗礼，尝到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甜头。

罢工结束后，陶静轩同志就根据党的指示，发动全厂党员深入组织群众，并决定以各车间的俱乐部会员为骨干，筹备建立工会。

1925年5月16日，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的无理开除而再度罢工，资本家竟无理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日寇暴行传到本厂后，工友们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罢工抗议，陶静轩同志和大修商议后，决定以各车间俱乐部会员为骨干，成立罢工委员会约定在当晚一时全厂罢工。

机器虽然还在转动，可全厂工人的心早已飞出去了，大部都在紧张而耐心地等待着。时针走上了一点，“”的一下，只见陶大哥把手一扬，共产党员鲍孝良一冲而上，打开了放工的电钮，一刹那间全厂的红灯齐亮，一声叮，人们高呼“摇班了”“摇班了”（罢工了）蜂拥而出。不到一分钟，全部停车，刚才还是忙乱嘈杂的厂房，一下子变成冷冷清清的了。平时神气活现的“萝卜头”，这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罢工委员会宣布立即成立糾

第一章

察人，由陶孝良担任队长，率领全体队员到通的本厂各要道上宣传，劝阻早班工人上工。那一天，全市约有二万多日本纱厂的工人举行了反抗大罢工。

顾正红烈士是为了争取成立工会而惨遭枪杀的。日本鬼子就怕咱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会，用枪棒、班房来嚇唬咱们。可咱们工人不是好欺的，鬼子愈是血腥镇压，咱们愈要组织工会。就在罢工那天的下午，咱们厂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会，在陶大哥亲自主持下选举张肯堂等七人组成了工会委员会。

在顾正红被害的同时，租界工部局又通过了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这两件事激起了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的普遍愤怒，全市人民都卷入了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街上到处在散发传单，讲演。十五厂工会的宣传队也上了街，不顾帝国主义巡捕的殴打、拘捕，进行了出色的活动。

五月卅日下午三时，英帝国主义巡捕竟敢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口突然开枪，徒手的人举射击。当场打死十一人，伤数十人。敌人的暴行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火上加油，更加鼓舞起咱们的反帝斗争的决心。当晚，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会议，号召全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抗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卅一日晚，在共产党员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二十多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咱们厂陶静轩同志被选举为执行委员，并调赴总工会工作。陶大哥在十五厂播下了革命种子，奠定了党的活动基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去开辟另一个基点——领导浦东码头工人的斗争了。

六月一日，上海人民，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实现了，甚至连英租界的华捕也罢岗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罪行。“打倒帝国主义”成了家喻户晓的斗争口号。“五卅”惨案发生后不到三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市民都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全国性的空前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

厂里的罢工坚持一个多月后，工人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时，总工会迎来了苏联工人兄弟的援助和各界捐款，每个工人补

第一章

助了六块钱。真是雪中送炭，情长谊深啊。大夥腰板更硬啦，罢工一直挺到三个月，最后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一步勾结起来进攻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叛卖，便罢工只获得了部分胜利。但是，日本鬼子的邪头却被暂时打了下去，他们不得不答应让每一车间设一个工会委员，开放“水月医院”给工人看病，女工生产也有了假期。

“五卅”斗争的血的教训，使咱们工人彻底觉悟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是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两立的。要争得解放，首先就要把这两个敌人打倒。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由于各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援，北伐战争进展迅速，几个月功夫，就打到长江流域，并开始向南京和上海推进。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进军而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次起义（1926年10月）因为事机不密，准备不足，遭失败。陶静轩同志就在领导码头工人起义的过程中被捕，于1926年11月16日惨遭军阀孙传芳杀害。消息传出后，各界纷纷发表宣言，痛斥反动军阀的残暴罪行。上海总工会号召全市人民“一致奋斗到底，为死者伸冤，为生者谋保障。”并通告全市各工会：“于1926年11月20日正午一时，全市工人一致静默三分钟，以誌哀悼。”陶静轩同志的血没有白流，反动派消灭了革命者的躯体，可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十五厂的工友没有辜负陶大哥的教诲，四个月後，咱们和全市工人一起，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进抵龙华，在周恩来、赵炎、罗亦农等同志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并于同日十二时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全市八十万工人同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咱们厂的工人根据总工会命令，罢工后立即携带毛竹、短棍等武器，身繫红袖，飞奔出厂，与小沙渡各厂起义工人汇合渡河，合力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占领。然后，分头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遊巡队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最后，全体

第一章

武装队集中围攻北火车站，经过三十小时战斗，终于把北站也拿了下来。尽管白崇禧按照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企图借北伐洋军阀的手来杀工人阶级，但英勇的上海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上海工人阶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果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是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的开始的的话，那么，这次惊天动地的武装起义就使大革命达到了它的高潮和顶点。

但是，蒋介石——这个躲在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头子，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于1927年4月12日对上海工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篡夺了革命果实，绞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

“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建立了法西斯的统治。在白色恐怖下，一切革命团体和进步组织都被封闭，一切革命的活动都被禁止，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断被捕杀，咱们的党组织也被破坏，工会也遭封闭，和全国、市一样，咱们的工人运动也暂时转入低潮。

第三节 1936年反日总同盟罢工

一九二九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各国的具有空前破坏力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日本也进入了危机。日本国内工业生产停滞，输出减少，工人失业增加，农民生活恶化，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为了摆脱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其政敌和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办法，发动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一九三〇年，内外棉的日本资本家为适应其本国政府对我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形势，采取了“扩大厂基，紧缩厂名”的措施，在沪内外棉纱厂将原来的十一间厂合并为八间厂，我厂也由内外棉十连厂改名为内外棉第八厂。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寇袭击沈阳。坚决“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卖国政府，竟下令不准东北军民抵抗，因此，驻在沈阳和东北各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最后一枪未发，

全部退至关内。整个东北二百一十平方公里领土和三千余万人民，四千多公里铁路和无尽的宝藏，就这样被卖国贼断送了。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九月二十日和日本共产党共同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动的宣言。同时中共提出了“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保障中国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号召。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咱们上海人民在党的号召下，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展开了抵制日货，反抗侵略的运动。但是，蒋介石卖国集团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依然坚持内战，继续向工农红军进攻，使日寇得以进一步扩大侵略，并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对上海的进攻。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毅然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英勇奋起，给日寇以重大创伤。全国人民为之振奋，上海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和配合抗日军队作战的热潮。党领导下的上海总工会，于日寇发动进攻的第二天即下令全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我们内外棉八厂和沪西十七个日商纱厂六万余工人，立即罢工响应。并于罢工后纷纷离厂，加入武装纠察队和工人义勇队，成群结队开赴前线作战。一度消沉的上海工人运动，又在“九·一八”的炮火声中高涨起来，勇敢地担负起民族解放的神圣职责，开始了中国工运史上新的一页。

但是，由于国民党卖国政府的破坏，“一·二八”抗日军事行动最后失败了。蒋介石于1932年6月5日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所谓“上海停战协定”。规定：上海周围不准驻扎中国军队，不得设防。蒋介石就这样轻易地将上海奉送给日寇，从此上海沦为日寇进攻中国内地的重要基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行动，助长了在沪日本资本家的反动气焰。为了防止工人的反抗，在“保护”日商工厂名义下，大批“皇军”进驻厂内。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经济压榨更加强了。

一加强劳动强度。日本资本家使用最新式的大牵伸自动机，

第一章

使工人連續工作十余小时不得休息，甚至連吃飯也不准停車。另方面也增加工作量，細紗間由过去每人管理50—60木根，增为80—90木根，粗紗值車女工由值車一台，增为两台。

三降低工資：过去細紗接头每一木根給工資1—1.4分，現在降为每根7—9厘。从前搖紗60車，一期工資为8—9元，而現在搖一百余車，工資反減为7—8元。

三处罰增多。大便時間超过二十分鐘者罰，夜工稍一閉眼打者罰，……名目之繁多，不胜枚举。

四嚴禁工人一切活动， 养大批日本監工与密探，監視和隨意侮辱工人。

至于对工人橫施毒打更为常事。外厂就曾发生日本監工以水汀管击斃女工馬阿桃的事件；大康紗厂工人梅世鈞被杀惨案。工人生命真是毫无保障。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教導下的并經历过大革命战斗 的上海海工人，并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而是更高地举起抗日大旗，頑强战斗，将全市抗日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峰潮。这个高潮的頂峰，就是1936年11月的反日同盟大罢工。

經濟上的被殘酷压榨与国家存亡的民族仇恨交織在一起，汇成一股反日的洪流。1936年11月8日沪东楊樹浦日商上海第四厂工人首举义旗，宣布罢工。同日，所有在沪日本紗厂工人发表联合宣言，支持上海四厂工人罢工，号召各厂工人紧密团结，准备随时行动。不久，沪东上海第一、二、三、五厂，同共第二厂，华德路东华等七日紗厂工人一万五千余人发动罢工响应。

罢工开始后，敌人多方进行破坏，它們勾結官府，唆使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力鎮压。同时，留駐上海日軍，更是如临大敌，軍車、坦克、摩托来往穿梭示威。而我們内外棉八厂的日本資方除以武力相威脅外，竟然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除领导罢工工人，我厂工人一致怠工抗拒。党为了統一斗争步調，遂于11月19日在平民邨小学召开内外棉各厂代表会议，除推定八位組长指揮各厂行动外，复通过五項要求。①增加工資20%；②无故不得开

第一章

除工人；③已开除工人准予恢复工作；④不做礼拜工，恢复原有工资；⑤各厂推代表二十人，并从中产生总代表十六人负责与厂方交涉。并且一致约定，如厂方将代表开除时，各厂工人即一致发动声援斗争。次日，我厂代表将上述条件向本厂大闹交后，竟遭蛮横拒绝。因此全厂工人代表决议：当晚即行罢工。

1936年11月20日夜晩，車間看来一切都很平静，日本监工在照例“巡查”后都回家休息了。时钟刚敲过了十二点，突然，一声“搖班了”的怒吼，判破了宁静的夜晩，接着“罢工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吼遍全厂，人們都停止了工作。工人罢工惊醒了鬼子的好夢，在恐慌之中他們調来大批日本宪兵和陆战队。日本大鬧在宪兵的护卫下，冲进了車間，高叫着：誰是第一个关車的？”“誰帶头的？”……工人們以沉默回答了他。敌人于是将全厂工人赶到厂后空地，矮大鬧象只狂犬在工人面前跳过来，跑过去，揮舞着拳头咆哮：“誰是紅臉？”“是紅臉的站出来！”誰是第一个关車的？”“不耕，就統統关起来！”四周白光闪闪的日本刺刀，配合着十一月的冷酷暗淡的月光，看来是一片阴森森的惨象。但是，咱們工人并没有屈服。大夥还是挺清胸脯，昂着头，以高傲的沉默来回答敌人的逼声……。1936年11月20日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閃耀着斗争光輝的日子，也是值得人們永久紀念的日子。就在这离开蔣介石发布中日“敦睦邦交”仅仅五个月的日子，咱們工人却在自已祖国的土地上，在中国政府所“管辖”的地区，受到了蔣介石的“友善鄰邦”的如此待遇，这是对蔣介石的“敦睦邦交”的最好諷刺。它更加擦亮了咱們工人的眼睛，咱們工人再一次亲身領教了帝国主义的“文明”，进一步看穿了蔣介石“抗日救国”的本質。

当晚，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为了不作无謂犧牲，咱們全都回到車間生产。但第二天，汽笛照旧一遍又一遍地响着，厂房里却空无一人，咱們終究还是罢工了，并取得了胜利。

罢工繼續扩大着，全市罢工人数达到十多万人，成为‘五卅’

第一章

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高潮。在当时抗日情绪极度高昂情况下，反日同盟总罢工受到各阶级人民的支持。敌人虽然多方威逼引诱，但是咱们工人始终坚持如一，日本侵略者开始在工人强大攻势的面前退却了，他们为了减少正值旺季的纱业损失，被迫和工人进行谈判。经过几度交涉，日本资方最后答应：①增加工资5%；②吃饭停車30分钟；③无故不开除工人；④不打罵工人；⑤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十四小时，其多做二十小时工资另加。我厂工人在得到这些较为满意答复后，与全市工人一起决定复工。

从这次罢工的要求来看，似乎只是一次经济斗争，但是它有着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这次罢工是在奔腾着的抗日救亡洪流中所掀起的一个新的高潮，它实际上是咱们工人为了争取生存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的发声。

第四节 纱厂变成铁工厂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軍根据地——珍珠港，同一天的拂晓，又击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几艘英美军舰，占领了上海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本海軍陆战队耀武扬威地举着太阳旗进驻上海租界以后，工友们就受到了日本鬼子的军事法西斯的直接统治。太平洋战争之初，美国和英国连吃败仗，鬼子得意洋洋，非常猖狂，到处吹嘘“皇軍”威力。上海各主要街道的广告牌上都有他们无耻的宣传画：什么“大东亚共存共荣！”“大日本皇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等等。带着仁丹糖子的日本浪人，在上海随心所欲，横行霸道，为了把中国变成他的后方基地，掠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物力、资源去为他的侵略战争服务，日本鬼子在淞陷区、租界区抗日根据地施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用最野蛮的手段“清乡”、“扫荡”，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无法饶恕的滔天罪行。人民在日本寇铁蹄蹂躏之下痛苦地生活和斗争着！

日本鬼子的仗是越打越大了，既有太平洋战场，又有大陆战

物。虽然它野心勃勃，一心想速战速决，可是既然打的是一场不得人心的侵略战争，国家本来很小，本国人民和被占领区人民又群起而攻之，因此困难越来越多。日本帝国主义强征了国内和殖民地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战争，改组一切民用工业为战争服务，使国民经济走上了军事化的道路。上海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所有日商纱厂、铁厂都实行了“军管理”，分别由登字 1629、1627 部队管制，为侵略军生产军用被服、毛巾、汗衫、皮鞋、洋剑、马鞍、各种五金军需品。从此，内外棉各厂就由单纯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垄断资本企业，变成直接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生产场所了。

但是，这样做还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特别在一九四二到四三年间，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农业生产之衰败，钢铁棉花越来越感到不足，进口又告中断，其他军需物资也急如星火般等着要用。现代化战争少不了钢铁，日本鬼子穷兇极恶地到处搜集废铜烂铁，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不顾一切地在日本国土及占领区进行“企业 salvage”。他说：“举凡普通产业和平时营业与增强战力有直接关系者，应在综合计划之下，将其一切设备、资材、劳力、运输等力量都转移于指定的战时产业。”就在综合计划之下，日本鬼子把原料和销路都成问题的大批纱厂“废厂”了，机器设备重新回炉，作钢铁工业的原料，并美其名曰“献铁运动”。上海日商纱厂原有的一百三十万锭、三十万锭和二万台布机，“（？）”献掉了五十多万枚锭、近十枚锭、一万六千台布机。

由于内外棉八厂建厂时间较晚，机器设备最新，所以厂里的资本家舍不得献掉，叫工人把机器擦得雪亮，想让日本当局看了以后说好话留下来，那知他们看也不留恋，一个电话打来：“快献！”当时的情景，范陶泉根老师同回忆说：“献机器的时候，有一个日本鬼子饭前很不高兴。另外几个鬼子劝慰他说，如果战争胜利了，那就要什么有什么，比现在更好更新的机器也会有，如果失败了，那又何必把这种新式机器留给他们呢？”从这

第一章

几句骯脏的话可以看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然而他们还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蛮干到底，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给那无法实现的战争胜利。

内外棉八厂也就在这场“献铁运动”中被献掉了。

内外棉八厂的机器大概献掉了三分之二以上（约二万五千锭），余下部分则併进了当时的内外棉五厂（今国棉二厂）。生产工人被日本厂主不顾死活地推出了事，成为痛苦难言的失业工人，只留下了張其昌、周阿福、張金桃等四、五个勤什工。喧腾一时的工厂只剩下了冷冷清清的空壳。不久，这座厂房被改作内外棉的中央货栈，堆存各厂生产的军需品，纱厂的历史命运就此结束了。

一九四四年，英勇的苏联红军把德国法西斯赶出国境，直捣柏林；意大利垮台，墨索里尼被人民在米兰倒吊而死，法西斯同盟瓦解了。我国解放区军民克服重重困难，展开局部反攻，亚洲各国人民也日益加强反侵略斗争，日本鬼子到处挨打，四面楚歌，狼狽不堪。为了挽救残局，日本帝国主义孤注一掷，打算在本土失守之后，把战场移到亚洲大陆上来。于是“皇军之花——关东军”集中在中国东北，同时加紧控制和调整日商在中国的机械制造业，拼命加强在中国领土上的军火生产，以便就地补给。于是，开始了我厂由纺织厂到铁工厂的转变。

这一年的六、七月间，沉寂的厂房又传出机器的响声，可这已是东亚铁工厂（开始叫大陆第二铁厂，十月间改此名）在生产了。东亚铁工厂是由原日商大丰机器厂（小沙渡路九八七号）、东亚制作所（横槓路）合併组成的。起初厂里有七、八十个中国工人，四、五个日本鬼子，三、四十部机器，分成金工、冲制两个工场，配修纱厂三大件、造弹簧、样钉、万里鞋钉等。不久就从事军火生产了，象机枪子弹盒、高射炮瞄准器、军用剪刀、重机枪护盾、军用热水瓶等；一九四五年时，还为五百公斤、一千公斤重的炸弹壳造铁箍、加工迫击炮弹，并且试造过反坦克用的、能打穿寸把厚钢板的榴弹。从一九四五年起工人增加到二、三百名，并且改开日夜两班。从此，东亚铁工厂就完全蜕化为被日寇